

待到改革开放,可以有所作为之时,父亲年事已高,心有余而力不足,只能喟然叹息

父亲的时代

□黄仕忠

1956年7月,网山村与新山村(杨村)、凤山村联合成立了“新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”,简称“新网站”,所有土地归集体所有,生产工具也全部公有化。

合作社,不再是单打独斗生产,而是村民们集为一体,共同面对新事物和新问题,因而需要有能力的人站出来。这给了父亲一个难得的机会。这年父亲三十岁,新时代的舞台,向他拉开了大幕。

旧社会,农家孩子很少读书,父亲念过高小,能识字记账,尤其是算盘用得十分之好,正当而立之年,年轻,容易接受新思想。加上早承家业,身有担当,所以先被安排做记工员,后来又做小队会计。他成了社里年轻人中最活跃的一员,几乎所有新出现的重要物事,他都是最初的参与者。

建社伊始,凭藉集体的雄厚资金,新网站买了一台大马力的水泵,这是社里第一件水利机械。父亲与新江村的王占品,共同负责安装和使用。占品是1951年浙江省“劳动模范奖章”获得者。

两个年轻的农民,按照简单的说明,摸索着把水泵安装在永宁溪上,准备抽扬溪水来灌溉稻田。但柴油机发动后,轮子飞转,却怎么也抽不上水来。

水泵的原理,是先把进水管灌满水,利用虹吸原理把水吸上,同时吸开阀门让水流涌入,再被抽扬到高处。但那个进水管是半圆形的双开门,质量不好,关不严实,总是漏水。好不容易灌满了,待到开启机器,水就全漏光了,水泵只是在那里空转。几乎折腾了一天,就是没法子。

幸好桥亭村更早就使用了水泵,父亲前去请师傅,用一包烟作酬劳。那人来了之后,先挖了一桶田里的稀烂泥,灌进进水管,让烂泥封住阀门,然后再注水,一开机器,果然在第一股泥浆水之后,就喷出了清亮的溪水。

水泵的威力,远非木头制作的水车所能比拟,很快就把这一段溪滩水都抽干了。溪里的鱼儿活蹦乱跳,成了村民的福利。我姐姐还记得到放学后去看父亲抽水,水落石出时,细长的溪鱼,如划线条般乱窜,泼刺刺的十分可喜。一时吃不完的鲜鱼,就晒成鱼干。

之后,村里又买了碾米机。

以前村人稻谷脱壳,是在石白里春料,最是辛苦。不仅颇费时间,而且米粒易损,出米率很低,还夹杂许多未脱壳的谷粒,所以,村民对碾米机企盼已久。

父亲和占品从县城拉来机器,熟练地安装到一间仓房里,然后开机碾米,只见谷米如流水似的泻下,却是一半米一半谷,黄白相杂,十分难看。折腾到黄昏,两人灰头土面,仍然不得其法。桥亭村的师傅碰巧来村里串门,听得机声隆隆,不免心痒,也踱来一观。只见他眯眼看了一会儿,伸手调整了漏斗下方铁片的缝隙,再把上面的固定螺丝拧紧了一道,机器就稳稳地喷出了白米。原来,父亲他们一直没有注意到控制进谷量的这个小小机关。

这些都是农村里从来不曾有过的新鲜事,所以就连这些小小的失误,也让人心生欢喜。那时的农村,真正带着朝气,蓬勃向上,这是大合作带来的新变化和新气象。父亲也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自信,贡献着才智,并油然而产生一种自豪的感觉。因为,这是属于他的新时代!

合作社里,每日为社员的劳动登记工分,也是一桩新鲜事。父亲被派作记工员,每天黄昏根据社员的劳动情况,用“记工簿”登录工分。社员们都很兴奋,都想知道自己每天的劳作是否被记了下来。但每人都要翻开簿册来说一遍,实在是太烦人。于是父亲想出了一个点子,找来一张大纸,竖为人名,横分三十一格,贴在墙上。一个月的出勤情况,便一目了然,如有出入,可以再查记工簿。那时,很多社员其实主要不是看自己,而是悄悄查看别人的出勤记得对不对。

父亲笑眯眯地看着人来人往,他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但这样每月都要重画一张,总归不方便,所以父亲特地去了一趟枫桥镇,那里有专门做印务的店家,父亲比划着,请店家印出一些表格来,并在抬头印上“新网站工分上墙表”。店家听完,眼睛就亮了,他说:“就不算你排版的费用,只算印刷工本,但这上面写‘新网站’的地方,就让它空着,你回头自己去填。”原来,精明的店家发现,这“上墙表”是全镇各合作社都用得着的,空着名字,他印成一批,便可以卖给很多家。既帮了别人,又省了工钱,父亲当然说好,并且很有些得意。

走进竹洞村,一路黄花灿烂,村道有如一条金黄色的玉带

黄花风铃开

□欧政芳

在黄花风铃盛开的春天,慕名来到广州花都的美丽乡村——竹洞村。

才下车,路两旁满目黄灿灿的黄花风铃就映入眼帘:满树黄花不见一片叶子,一棵棵黄花风铃就是一树树黄灿灿的鲜花,它们在层层伸展交错,拥挤着,它们一簇簇、一团团,密集地相拥相簇、耳鬓厮磨,展示着自己的雍容华贵气质。轻轻走到一棵黄花风铃树下,悄悄地耳贴在一朵喇叭状的黄花上,屏声静气,仿佛就能聆听到春光的喃喃细语。

走进竹洞村,一路黄花灿烂,村道有如一条金黄色的玉带。盛开的黄花风铃是张扬的,是豪放的,置身花下,花间行走,在花海之中陶醉着,仿佛走进了一个童话世界,充满诗情画意。渐渐走向村子深处,发现后山岗上是一片植株横平竖直的黄花风铃林,那些肆意绽放的花朵,也缀满了芊芊枝头。一阵春风吹拂而过,落花不洒空离树,漫天飞舞,密锣紧鼓地为大地织出一张明黄鲜亮的金色地毯,笑语热烈,纷纷洒洒,娓娓动听。

此时此刻,竹洞村游人如织,来来往往,这些看花

人,举着手机,举着相机,不停地拍摄。树上的、地下的、水中倒影的、风中摇曳的、空中飞舞的,黄花风铃存在之处,都不肯放过,仿佛要把这些俏丽的黄花风铃一网打尽,全部珍藏起来,据为己有。

在我眼里,一朵黄花风铃就是一个和蔼可亲的画家,它用热烈奔放的金黄色彩描绘出一个暖融融的春天;一朵黄花风铃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音乐家,它用激情澎湃的金黄色弹奏出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。

漫步在绿道上,一路踩着黄花风铃铺织的金黄地毯,走过清冽可鉴的竹洞湖,走过竹洞村民祖辈居住的青砖屋,走过精雕细刻典雅古朴的祠堂,走过华丽辉煌的乡村别墅民宿,一路喜赏黄花风铃泛金光的春色。

在竹洞村,我听到了花开的声音,听到了幸福的声音。

不久之后,这“上墙表”就在全镇甚至全县都推广开来了,成为各合作社的标配。

十几年后,我哥哥做了生产队的记工员,我也曾帮忙记过两天。夏日,晚饭后,三三两两的社员,蹬着拖鞋,在昏黄的灯光下观看上墙表,指指点点,我深深觉得,这表做得实在是大有道理。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,原来,这竟是出于父亲的一个小小创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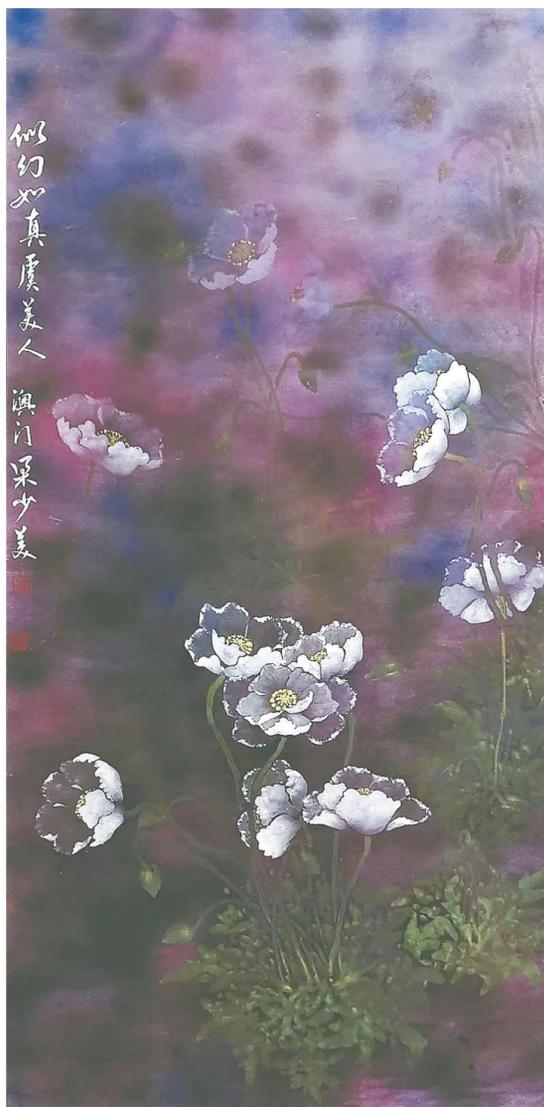
其实父亲的这一想法,也是出于自然。他一生奉行的是公平公正,而达成这个目标,最好的办法,自然是公开透明。有时,他甚至认真得有些近乎偏执。

父亲代表社里给杨村人记账。那天上午,社里安排妇女打扫大厅门口的晒谷场,贫协副主任的媳妇说她也去了,但父亲记下后,却有人说她并没有参加。父亲特地向外几位妇女核实,都说是只来了一下,还没有开工,有人来喊,就走了。父亲认为,来了一下就走,那就是没有参加了,于是涂去不记。却万万没有想到,这是他得罪人的开始。

因为识字明理,父亲也代表我们村参加社里的会议,一起商量事情。那次是估算各村具体田亩的产量,叫“估产”。社里的田块,有山凹的梯田,有平坦的水田,肥瘠不同,日照有差,并且冷暖各异,产量差别很大。好在参会的都是老农,对各村田块十分熟悉,所以一估算,并无太大争议。之后,杨村人先提出,他们新祠堂背后、白果树下的田块,遮荫过大,又在村边,难免鸡鸟畜生搅扰,产量受损,故请求酌减。大家都认为确是此理,同意减免。

父亲见状,赶紧提出,我们村在小溪洞村北边,大樟树下的几丘田,情况相同,也请求减免。大家也无异议。估产之后,是分派国家的“统购粮”任务,于是争议骤多,吵闹不已。散会后,父亲不放心,留下来向会计要过账本,再作核查,发现我村的田亩果然没有标注减免,于是急忙向会计说明。那会计是杨村人,其实不想让我们村减免,便说被破,就只好说是漏了,并且很不情愿地说:“那你自己添上吧。”父亲就涂去原数字,按减免后的数目,端端正正地做了笔记。

又过得一些日子,忽然有民



似幻如真(国画) □梁少美(澳门)

兵来我们家,把父亲送去视北“劳动改造”。罪名有一堆,其中最重的一条,便是“私改产量、破坏统购统销”。几百个农民,严寒的冬天在视北垦山筑埂。但那里的负责人,似乎是我太婆娘家的侄子,父亲要叫他声舅舅,他在解放前读师范时就参加了革命,曾担任过区长。他翻阅了案卷,又听了父亲的解释,骂了声:“乱弄!”便让父亲留在厨房,专心负责做菜烧饭。所以,父亲并没有吃什么苦头。过了两个月,父亲被放回家,倒是养得白白胖胖。

这次经历,给父亲留下了一份手艺,那就是能做一手好菜。后来生产队时,他做过厨师,帮助本队社员办置婚宴酒席。那时娶亲已是不易,酒席能省则

省,一般也就置得五桌八桌。父亲精打细算,十元钱就能办得一席,且能吃饱吃好,所以深得村人信赖。

又过了个把月,上面派人来到我家,专门来给父亲平了反。

那一年,父亲三十三岁,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,也是他一生的痛。当时一起在社里做事的年轻人,后来都成了各队的骨干,有的做了公社干部,而父亲则从此失去了上升的通道。之后二十多年,在别人眼中,他只是个做事让人放心、也很好使唤的社员。待到改革开放,可以有所作为之时,父亲年事已高,心有余而力不足,只能喟然叹息。

就这样,父亲的新时代,早早地落下了帷幕。

说实话,真的不行,要不就不吃,要不就得吃十成饱

三盘肠粉

□牛涛

破灭了。但我对肠粉的钟爱,一点也没减少。

已经数不清,有多少个早晨,发誓再也不吃肠粉了。因为每天早上的三盘肠粉,让我又胖了快十斤。整整半年的减肥功效,基本上又泡汤了。

今天上班,一看到肠粉店外冒出的阵阵白烟,一点点消失在

小雨中,我一下子又控制不住自己了。

“三份牛肉加蛋,再来一碗皮蛋瘦肉粥,再来两根油条。”几乎每天早上上班前,我都会出现在肠粉店,老板娘已经习惯了我的大饭量了。

三盘肠粉在眼前瞬间只剩下三个空碟了。

我坐在座位上发呆。

记得小学的时候,每天早上爸爸都要早起我15分钟,去菜市场给我和哥哥买肠粉。我自己编了一首打油诗:“吃前就想得很美,吃后就认真忏悔。”

我已经咬牙切齿决定下周早上戒掉肠粉。同事们都说,你吃一盘不行么?

说实话,真的不行,要不就不吃,要不就得吃十成饱。哎,愁死我了。

又烧肠、玉米肠、牛肉加蛋肠,一个个名字听起来都让人流口水,而且永远吃不腻。

岁月也没有辜负我的胃口,我的体重卡在190斤下不去了。最近听说,街角那间肠粉店因为租金太高,准备关门了。我一阵难过,毕竟在这里吃了三年。

沿着潮湿的街道一直往前走,心理未免有些失落。但是我安慰自己,没地方吃肠粉,说不定就瘦下来了。

突然,我眼睛亮了起来,拐过一个小胡同,这里新开了一家肠粉店!云浮石磨肠粉!

我的三盘肠粉早餐,又有地方可以安排起来了。减肥嘛,先放一放,放一放。

应世的面具不止嬉皮笑脸一种,笑面人并非任何时候都吃得开

笑容,“带”还是“戴”

□刘荒田(美国)

“慈济基金会”的旧金山分会,设于离家不远的厄文街。我每次路过,都对这一由证严法师创办的全球性慈善机构投以崇敬的目光。在它门外看到一段广告语:“时时脸带笑容,要别人笑,自己先要笑。”

疫情流行的两年多时间,中文网站的各类文字中,最流行的错字该是“带”,戴口罩、戴手套变为“带”。泛滥的程度,教我疑心有朝一日“带”会循“习惯成自然”的逻辑取代“戴”。在这种心理诱导下,我来辨析“带笑容”和“戴笑容”的异同。

没有疑问,前者是正确的。“脸带笑容”是心情的自然流露。李白诗句:“清水出芙蓉”,便是这种表情的恰切写照。它包含两方面——环境和人。换上浑浊的水,芙蓉出是出了,却沾满污秽。即便是清水,而阁下是萎靡,能指望镜头美丽吗?微笑在服务行业的重要性,在“人性化”的口号下益发凸显,特别是机器人可代替真人的大部分功能的后现代。

什么是标准的“微笑”?在美国是“露出八颗牙齿”。少于此数,不够酣畅;过头了,又失诸夸张。你问:如果没有微笑的心情呢?答案是:先做好姿势,再调动情绪。事实证明,这一做法部分是成功的。初来美国的游客,街上邂逅美丽的洋女郎,人家几无例外地献上明媚的微笑,害得多情公子心猿意马。他们很久以后才明白,她们从小就接受微笑训练,逢人送上早就成习惯。当然,不是没有底线,那就是:自身心情开朗,把任何陌生人都预设为善良,可予信任。

再看“脸戴”,落实到微笑,能戴的只有面具。能戴上就能卸下,口罩、眼镜莫不如此。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,还能把面具固定在脸上。雨果长篇小说《笑面人》里的主人公是范例。其本事如下: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英国,誓死不与王权妥协的克朗

当天慢慢黑下来,请为生命的最后一程,铺上一层温暖的底色

天黑得很慢

□昀杉

风吹落花,雨打浮萍。

在生命的倒计时里,已经彻底失去意识的外婆,仅凭最后的呼吸,与死神整整搏斗了65个小时。这65个小时里,她拼尽了一生的力气,最终撒手西去。

岁月无情,命运无常。外婆的离世,意味着我已经彻底失去了祖辈的四位至亲。不思量,自难忘。世间无限丹青手,一片伤心画不成。

2022年4月24日,凌晨2点的夜里,她与此世界告别。

1944年2月之初的那个寒夜里,刚出生的她就被丢弃一旁。人人都以为她活不长久,弃之如履。却不承想,她以微弱的呼吸,熬过了漫长黑夜,撑过了寒风肆虐。

或许是从一出生就不被命运厚待,外婆的一生饱受苦难。幼年家境贫苦,姐妹众多,没受过教育,也没看过外面的世界。青年出嫁之后,生儿育女,操持家务,为五斗米折腰。中年不幸得病,切掉左肾,在寻常烟火里,平凡度日。晚年丧夫之痛,幸好坚强,安稳度过了近10年的平静生活。

行至暮年,本该享乐。却架不住命运又一次的愚弄,肾脏衰竭,透析治疗,千般病痛,万般折磨。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,失去意识,只剩呼吸,顽强抵抗,如此悲壮。就像是茫茫大海里的一叶孤舟,兀自横流,奔向彼岸。

佛曰,人生有八苦:“生老病死,怨憎会,爱别离,求不得,五阴炽盛。”你皆凡人,尘世走一遭,逃不过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,躲不掉悲欢离合的风雨洗礼。

爷爷走得最早,1978年因病医治无效,当时才60多岁。等到十来年后,我才出生,所以我听不到切肤之痛,只能从大人嘴里听到关于他的一些故事。甚至连“爷爷”这个称呼,都成了我此生未曾叫出口的遗憾。

奶奶于2008年离世,86岁高龄,也算是寿终正寝。我与她向来感情深厚,却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,成为此生无法释怀的悲痛。她聪明伶俐,见多识广,虽然孤傲一生,却不断追求自我。她身上的这些品质,对我影响深远。

外公69岁那年不堪癌症折磨,仅半年就与世长辞。那是

查理爵士,他两岁大的儿子被英王詹姆士二世卖给人贩子。人贩子动手术,将这孩子的容貌毁掉,改造五官,使他永远呈现小丑丑的笑容,取名格温普兰,到处演出。不过,应世的面具不止嬉皮笑脸一种,笑面人并非任何时候都吃得开。比如,受雇于办丧事的人家,如欲多拿报酬,就要戴上“呼天抢地”。而悲哀并非千篇一律,鲁迅感叹“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”,如果真吊客,不消说当场被抓;如果是摆拍,所“戴”的该是“悲壮”。

无论悲欢忧惧,作为外部表情,不必戴实体面具也可通过训练获致。从前的小徒弟初进戏班子,师父的教诲是:“先学无情后学戏。”意思是,不能投入自己的感情,“自我”先被清空,然后进入角色。这一信条,至少在技术上是必须的。否则,饰演悲剧人物,到最惨烈处非得“给别人看”。次次如此,如何受得了?身怀绝技的梨园大师,无形的“面具”应有尽有,剧情需要哪一种就马上“戴上”。红尘的“功名中人”亦然,五体投地和作威作福,爱民如子与视若刍狗,柔情似水和冷若冰霜,这些彼此对立的表情和姿态,都可随时切换,此即“翻脸如翻书”。

说到这份上,嫌不到位,因为没有从“戴笑容”和“带笑容”二者找到折中之法的缘故。德瑞克·贾曼的《色度》一书,写到画家李奥纳多的遭遇。一次,佛罗伦萨一个银行家委托他为太太画肖像。这位女士有一教画家手足无措的怪癖——嘴碎。她坐在对面,画家写生时,她不停地说话,画家无权制止,暗里叹息她那老在活动的脸部实在难看。准备和她见最后一次面,便草草收笔。约定的时间到了,露面的竟是一个英俊的男孩子。他告诉画家,女主人患了感冒无法来。画家要这个男孩子下,把他的微笑补进她的肖像画中。大功告成,画家给了男孩一个吻。

2010年的冬天,我正准备大学毕业。他这人既大俗又大雅,懂中医、绘画、篆刻、手工,又爱下棋、打牌,能上山打猎,也能下河摸鱼。一生通达乐观,热衷救死扶伤,活得像金庸笔下的老顽童。

岁月无情,命运无常。外婆的离世,意味着我已经彻底失去了祖辈的四位至亲。不思量,自难忘。世间无限丹青手,一片伤心画不成。

如何面对死亡?如何走出亲人离世的悲痛?是每个人一生之中的必修课。

20出头的年纪,面对亲人离世,就像天塌了下来一般。带着末日来临的惶恐不安,带着未经世事的怅然若失。可到了30多岁的年纪,陡然失去亲人,眼泪已经不是最好的武器,已经学会把悲痛藏在心里。

想起曾经看过的一本书,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周大新的《天黑得很慢》。他将视角聚焦在老年群体上,通过73岁主人公在生命最后旅程里上演的各种悲欢离合,想给已经老去或者即将老去的人一个提醒。

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,也总有一天会离去,在人生的最后这段路上,是充满未知的恐慌,还是带着坚定的从容?其实都取决于你的内心。

他试图通过这本书,传递一种细腻的情感,在天黑之前,给老人的最后一段路途,铺上一层温暖的底色。

如果把人的一生与一天做对照,从呱呱坠地到撒手人寰,正如旭日东升到日落西山。这一路,山遥水远,不能重来。这一生,风雨无阻,没有归途。

生命走到最终,犹如太阳落山。即使天黑得很慢,却也无法阻止黑夜的降临。我们唯一能做的,就是在夕阳染遍天空之时,与这个世界,与亲友们,好好告别。

当晚霞收走最后一缕余晖,当夜色即将把天空笼罩,当天慢慢黑下来,请为生命的最后一程,铺上一层温暖的底色。

以眼泪,以微笑。

以从容,以豁达。

渔歌唱晚(纸本设色)

□王军伟

